

山梁上的风笛

刘福杰

商洛的山，是秦岭把腰一拧挤出来的，一道梁勾着一道沟，沟里的水撞着麻石打旋，连风都找不到直吹的路。人往林子里一钻，四面全是浸了绿的树影，像被轻轻塞进一块绣满绿色的粗布里。

德顺爷在石板房里住了七十年，脚底下那条青石板路，是他爷爷那辈人一针一凿开出来的，七十年人踩牛蹄，磨得比戏台上供的铜镜还亮，石缝里都浸着几代人脚汗的咸味儿。

他这辈子最愁的事，就是出山。早年挑两筐核桃去西安卖，天不亮揣两个烤洋芋就动身，腰里别着砍柴刀防山路上窜出来的野物，翻三道梁走二十里山路才摸到乡上的客车上，摇晃三小时颠到县城，再挤几个小时绿皮火车。硬木座椅硌得骨头疼，过道里全是扛着麻袋站着的人，连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，一趟下来，老骨头架子像被山风拆过一遍，散得拼不拢。他总蹲在石磨边吧嗒旱烟，烟圈裹着山雾慢悠悠地飘，德顺爷慢悠悠地说：“咱这山是好山，长出来的核桃都比别处香三分，就是太沉。云过头顶都得慢半拍，把日子压得磨盘底下的叶子，半天挪不出一步。”

西十高铁要通的消息，是村主任骑着摩托颠上山的。后车筐塞着两斤苞谷酒，车屁股卷着黄土和花瓣，在石板房门口绕了几圈才落定。德顺爷正在磨新收的苞谷，听见这话手一抖，金黄金黄的碎渣子漏了一裤腿，枣木磨杆差点砸在鞋面上。

“啥铁？能钻秦岭肚子里？我活了七十岁，只见过钻山的风，没见过钻

山的车。”

村主任抹一把脸上的灰，大嗓门震得房檐下的玉米串直摇晃：“那车比山风还快，以后去西安个把钟头就到，比你当年去公社打酱油还顺当。”

德顺爷把烟袋锅在石磨沿磕得咚咚响，皱着满脸核桃纹嘴硬：“哄我老汉开心呢？我才不上当。”

话是这么说，天刚蒙蒙亮，他的身影已经往梁下飘了。

山脚下的苞谷地圈起来了，蓝顶彩钢房一排排支起来了，穿蓝工服的人进进出出，挖掘机的铁爪子往硬土里一刨，褐红色的石头直冒火星。德顺爷揣着白霜厚得像撒了层雪的柿饼往工地跑，见人就往手里塞，连人家老家在哪个山沟都要唠两句。工地上的李工程师是西安来的实诚娃，递给他一顶印着“西十高铁”字样的安全帽，指着山肚子里亮着长明灯的洞口笑：“大爷您瞅，等全线贯通，一个钟头就能踩到西安的城墙根。”

德顺爷摸着安全帽上磨不掉的白漆，皱得像老树皮的手直抖：“我年轻时挑核桃走三天，脚泡破了一层又一层，现在一个钟头到？莫不是说书人讲的缩地法？”

日子顺着山溪慢慢流，风钻机的声响得山尖颤，德顺爷的柿饼送完一筐又一筐，和工人们熟得像一个锅里搅稀稠。他鸡叫头遍就爬起来，披着打补丁的老棉袄站在山梁豁口往工地望，看塔吊慢悠悠地转。有回暴雨连浇三天，山路上冲下半人厚的泥石流，把施工便道堵得严严实实。德顺爷拎着锄头往泥里跳，身后跟着几个相熟

的老汉，裤腿全泡在黄汤里，泥点子溅得满脸都是。李工程师拦都拦不住，他把烟袋往腰里一别：“这是咱家门口的事，你们千里迢迢来山里拼命，我老汉出点力算啥。”

那年秋里连续降雨十几天，隧道里围岩稳定性骤降，初期支护的铜拱架出现了轻微变形。工人们两班倒连轴转了几天几夜，眼睛红得像山果。德顺爷瞅着工地上亮了整夜的灯，急得饭都咽不下，扛着锄头往后山钻，在老林里摸了大半天，把十几岁跟着父亲进山采药记了一辈子的暗泉分布位置，全画在草纸上，红道道歪歪扭扭，却精准标注了几处隐伏导水构造。

“我在这山里活了七十年，哪块石头藏水，哪道缝透气，门儿清。照着这图探，不能让突水风险拖了工程的后腿。”就这样，技术组结合这份实地路勘资料调整了施工方案。后来，架桥机往山头上一站，预制箱梁稳稳落在桥墩上，像给山梁系了一条软乎乎的腰带。

德顺爷攥着小木棍数桥墩，风里都飘着喜意。听说新建的商洛站就落在县城边上，以后，山里的核桃、板栗、柿饼，不用拉着板车翻山磨破鞋，通过高铁快运就能直达西安的大型商超。他在西安读大学的小孙子，放假挤大巴回家，德顺爷摸着娃的手笑：“等车通了，你下了课往家走，天黑前就能吃上我做的洋芋糍粑，浇上咱家的土蜂蜜，香得能把舌头吞下去。”

谁也没有料到，有年冬季，遭遇罕见低温，进山的唯一运输通道结冰打滑，一批桥墩防冻保温设备堵在外面进不来。为此，德顺爷连夜敲开十几户老汉的门，

把家里储备的防寒稻草、闲置棉被全收集起来，领着人踩着没膝的雪往外挪，走了整整一夜，身上的冰碴子掉在地上咔嚓响，才把物资一点点扛回工地。

李工程师眼泪掉下来了，德顺爷把冻硬的棉袄一掀，露出里面磨起球的旧布衫：“哭啥？咱当年修梯田都能把山啃下来，这高铁，咱热热闹闹就能迎进来。”

盼了那么久，西十高铁正式通车的日子终于踩进了门槛。德顺爷一夜翻来覆去没合眼，把压箱底三十年的蓝布中山装掏出来，掸了半宿灰，天不亮就揣着热鸡蛋往商洛站走。新车站的玻璃亮得能照见秦岭的影子，他攥着印着商洛字样的车票，粗粝的掌心全是汗。车一动，窗外的山呼啦啦往后退，原先走大半天的路，眨眼就掠过去了。隧道一个接一个亮着暖光，不到一个钟头，西安的古城墙就浮在视野里，德顺爷摸着温热的车窗，忽然就落了泪。那些翻山的日子，那些在绿皮车上站到腿麻的时刻，那些在山梁上望工地灯火的冬夏，全被风卷着，顺着车窗飘远了。

山里的风，终于不用困在沟里打旋了。从西安回来，德顺爷把石板房收拾得亮堂堂的。那天傍晚，他蹲在石磨边抽着旱烟，听见远处飘来了列车的鸣笛声，软乎乎的像有人在山那边吹着风笛。



归队

白卫民



今年，战友联谊会的地点，定在了老班长周德胜家楼下的老食堂。

联谊会这天，一下子来了三十多名曾经朝夕相处的参战老兵，大家已经两鬓花白，也过了花甲，无论城里的还是农村的，都享受到了养老金和参战补贴的好政策。再次相聚，让整个食堂都沸腾起来了，说说笑笑，烟熏火燎，闹哄哄一片，不时引来其他食客诧异、羡慕的眼光。

我进来的时候，周班长正缩在角落里，那根旧拐杖靠在桌边。他低着头，手指不停地摩挲着茶杯沿，像个犯了错的小兵。有战友过来打招呼，他就抬头应声。这时候，老连长李大哥拍了拍桌子：“大家都静一静。今儿咱们红一连战友聚会，也把咱们失联多年的周德胜战友找回来了，大家欢迎！”老连长是战友联谊会的发起人，也是整个连队的灵魂人物。

话音刚落，大厅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中间还夹杂着几声起哄：“哟，周班长，你小子藏哪儿发财去了？让我们好找。”“老周从来不参加联谊会，今天咋个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！”

老周脸腾地红了，局促地想站起来，又不敢，边点头致意，嘴里懦懦道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各位……”

我大步走过去，一把按住他的肩膀，力道很大，让他坐稳当了，然后冲着那几个起哄的一瞪眼：“发个啥财！周班长这几十年来过得非常艰辛，大家就不要再瞎咧咧了！”一句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，相互看看不知何因。我就把周班长退伍后经历的下岗失业，老婆患病去世，抚养孩子上学，借钱为父母看病，再四处打工还债的事情，一一给大家讲了一遍。

“周班长人生遭受那么多的打击，为还债吃了那么多苦，受了那么多罪，却始终没有倒下，更没有给咱们红一连丢脸！”我提高嗓门说道。

众人一愣，随即明白过来，气氛瞬间热烈，掌声

比刚才激烈了许多。

对面的炮筒子大刘，以前最爱背后说老周怪话，这会儿第一个站起身，拎着酒瓶走过来，二话不说，满上两杯。“兄弟，哥以前嘴贱，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。这杯酒我干了，你随意！”说完，仰脖而饮，杯底朝天。

老周愣了一下，眼圈瞬间红了，颤抖的手端起杯子，把一大杯白酒也一口灌了下去，呛得直咳嗽。我赶紧给他拍背，心里头酸得不行。

老连长李大哥端着酒杯绕过来，站在周班长面前，像当年在部队那样看着他：“德胜啊，咱们红一连的先辈翻雪山，过草地，抱着一定要活下去的信念，一路走来，留下光荣传统——只要有人掉了队，剩下的人就是爬也得把他背回来。我们是经历战火考验的战友，是兄弟，现在我们退役了，但传统不变！我们永远是红一连的兵，你有困难，咱们战友就不能袖手旁观！”话音还未落，又是一阵激烈的掌声。

老周再也忍不住，捂着脸，肩膀剧烈地抖动，压抑的哭声从指缝里漏出来，滴在战友们的心上。

酒过三巡，老周的话才慢慢多了起来，虽然声音不大，但终于敢抬起头看人了。他偷偷凑到我耳边，红着眼说：“建国，这心里……这心里堵了十多年的石头，今儿算是搬开了。”

我站起来，掏出周班长给我还债的那张卡，高高举起：“战友们，静一下，我说个事情啊，这张卡里有一万三千元，是十多年前周班长媳妇住院借我的。他为了还这笔债整整攒了七年，三年前把钱打进卡里，我发现后悄悄把卡放在周班长被褥下。他发现后，今天带来了，坚决不要。我提议，咱们成立一个战友帮扶基金，今后哪位战友有困难，咱们就帮扶，决不能让一位战友掉队！这是我第一笔捐款！”

“同意，这个提议好！”我还没说完，老连长的话打断了我的话。热烈的掌声再一次响彻在大厅上空，也感染了其他客人一起鼓掌。

一群两鬓斑白的老兵，一个个被沧桑岁月和生活压弯的背，一下子挺直了腰杆。

这时，不知谁起了《战友之歌》的头，大家手拉手在饭店大厅唱响：“战友、战友，亲如兄弟，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……”

慢慢地，歌声挤出了饭店的大门，飘向了天边。

陈大爷性子慢，一辈子没跟谁红过脸。天刚亮，他就醒了。老伴睡在里侧，身子蜷着。他伸手探地的鼻息，指尖触到的地方，已经凉了。

陈大爷没言语，愣了半根烟的工夫。他把老伴伸在外面的手轻轻塞回被窝，掖好被角，低声嘟囔了一句：“夜里凉。”

他起床，拧开水龙头。水“哗啦”冲出来，凉得骨头疼。他拿起毛巾擦脸，连耳朵背后都抹到了。老伴活着时常念叨：“你这耳朵后头，最藏泥。”

简单熬上粥，他用老年机拨给女儿，声音很缓：“你妈走了。”

女儿在那头“啊”了一声，紧接着是压不住的哭声。陈大爷没哄，又补了一句：“回来一趟，忙你妈的后事吧。”

挂了电话，他端着粥坐到桌前慢慢喝。窗外的太阳斜斜地照在阳台那把老藤椅上。那是老伴生前最爱坐的，扶手被磨得红亮，坐垫上铺着她自己钩的碎花棉垫子，边角都起了毛。藤椅旁的矮几上，放着老伴没织完的毛衣，竹针搭在绒线上，仿佛她只是起身去倒了杯水。

女儿下午赶回家，在小区门口的垃圾桶边找到父亲。他蹲在地上，手里捏着打火机，正要对着一个蛇皮袋点火。袋子里装着老伴的旧衣裳，毛围巾和那顶藏蓝色帽子。

“爸，你干啥？”女儿冲过去抢。

陈大爷死死拽住袋子，劲儿大得吓人，眼睛直勾勾盯着女儿：“烧了。你妈怕冷，那边冷，得穿暖和。”

女儿愣住了，眼泪糊了一脸：“妈的相片呢？身份证呢？您怎么连这些都烧？”

陈大爷的手颤了一下，低下头，声音闷闷的：“她活着的时候最爱漂亮，让她体体面面地走。”

办完丧事那天晚上，女儿哭累了。陈大爷一个人搬了把竹凳，坐到阳台上。阳台上的空藤椅，挨着他的位子。电视开着，新闻联播正放着。这是老伴生前的习惯，每晚七点准时看，雷打不动。她耳朵背，音量总是开得很大。陈大爷就那么坐着，挨着空藤椅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跟空气说话。

“今天排骨降价了，十四块一斤，我没买。你牙口不好，咬不动了。”“楼上老张家孙子考上了大学，放了挂鞭炮，吵得慌。你嫌吵，我把窗户关了。”“你走的时候是不是疼？我看你眉头皱着。你这人，一辈子不爱吭声，疼也不说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他停了好一会儿。风吹过来，藤椅发出一声极轻的“吱呀”声。陈大爷眼睛忽然亮了，像是听到了回应。他颤巍巍地伸出手，隔着空气，轻轻按了按藤椅的扶手。

“行，你嫌凉。”他低声嘟囔着，语气里带着一丝哄孩子的意味，“明天我把你常垫的那块旧毛毯也找出来。”

他忽然想起什么，颤巍巍站起身，进了卧室。出来时，手里多了一个落着薄灰的铁盒子，是老伴的针线盒。

他把盒子放在膝盖上打开。几团绣线，几根老针，还有一小块没用完的蓝布。他拿起那块布揉了揉，软塌塌的，一股樟脑丸的味道。

“你走的时候，外套扣子少了一颗。”陈大爷喃喃地说，“我昨天找遍了家里，没找着配得上的蓝扣子。”

他摸出一根针，穿上线，对着月光笨拙地往蓝布上扎。针尖一滑，扎进了食指肚，一滴血渗出来，洒在蓝布上。

他没觉得疼，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吮，继续缝。针脚歪歪扭扭的。

“你以前教我钉扣子，说男人心要细手要稳。我这辈子，心细不了，手也稳不了。只有对你，算是尽了心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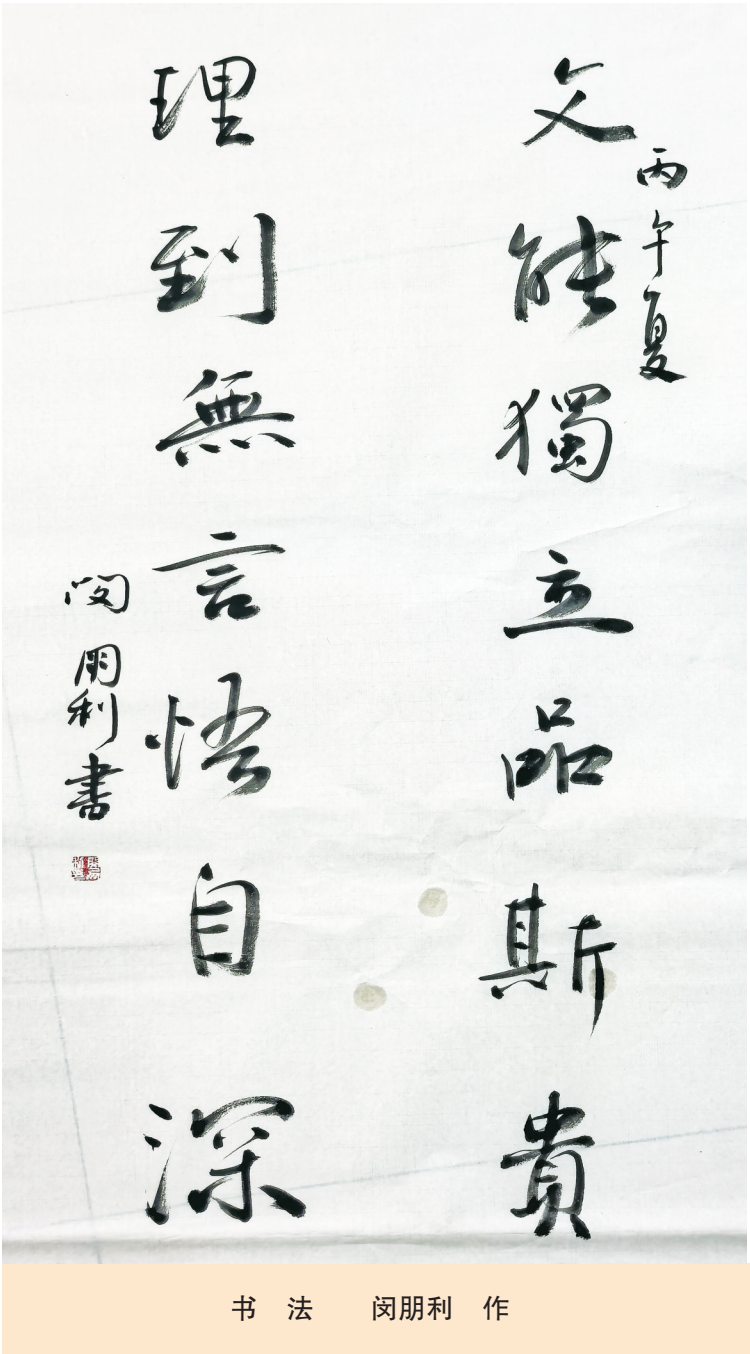
电视里开始放天气预报，主持人字正腔圆地说：“明天晴转多云……”

陈大爷抬起头，看着那把空藤椅。碎花垫子在风里轻轻晃了晃，像是有谁刚坐上去过。

他放下针线盒，把那块带血的蓝布叠好，小心翼翼地塞进藤椅的缝隙里。

“你听着，以后的天气，我替你记着。”他对着空椅子说，声音终于带上了一丝颤抖。

说完，他伸出手，在半空中虚虚地拍了拍，像是在拍老伴的肩膀，又像是在拂去她肩头的灰尘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910期)